

異端辯正

上





異端辯正序

先儒有崇正辯者ト云為釋氏也曰
老曰仙凡所謂異端者未之及
焉竊欲補之ニ深愧淺陋且絆於
陸沉茲叨直指ケレ可以摧廓而歲
斂アキマ民流難於措手ヲ徒嚴法令禁



其教褫其居耳噫民入於愚久而不悟障川之力可以一人爲哉雪厓詹先生寄予異端辯正議論嚴明證以格言斷以已意宛然昌黎子之家法足以砥柱吾道孟軻氏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今之老釋即楊墨之流也雪厓此辯排斥邪說補先儒之未備可謂能言者矣有功聖門其此類歟先生領弘治戊午鄉薦掌鄭州教力任斯文再教蜀之瀘州清譽籍々遷威遠

令崇正益力士民德之三月不
偶上官遂引疾歸恣情山水著
述以闡道學辯正尤其注意也
先生令予邑時予方踏槐遂捧
鄉書不及樞趨以發鍾木第見
所著詩史演義鶴山書院錄經

正樓記諸作每嘉嘆焉及按江
西復獲樂平縣志論斷甚精及
盡獲所著道統圖說附註濂洛
心傳錄仕學攷家禮祭墓纂原
宋儒風雅選註三子格言諸書
舉有關於世教其文章氣節居

然可觀竊以未竟厥施為憾夫
博學篤志振起斯文如吾雪厓
者幾許哉辯凡三卷大為化民
成俗之助因命樂平丞朱鉞入
梓以傳復為序
嘉靖丙戌冬陽月朔日西蜀

魯峰徐岱世瞻識

異端辯正自序

夫道一而已矣。二之則不是。原於天。備於人。散於日用事物之間。全體大用無往非實理。以之立德則真知實踐。以之立功則開物成務。以之立言則垂法後世。此之謂正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及周程張朱之相傳者是也。此外此為虛為空為無為頓悟捷徑。謂之異端。如老子楊墨莊列釋氏之雜興者是也。他如稱教外別傳之禪。則又異端中之異端也。而後世儒者陷溺於禪學。又吾道中之異端也。凡此異

端為吾道害豈細故哉揚墨之學已熄於孟氏之辯
矣獨老佛見闢於韓子及周程張朱諸儒者隨撲隨
起而陷溺禪學見闢於朱子者亦或尚存此愚也以
異端不熄為憂以吾道不明為懼用吾憂懼忘吾僭
分因諸儒所嘗辯論者類編演之無非為黜邪崇正
之計名曰異端辯正蓋所以辯邪說以衛吾道之正
也嗚呼老佛不除禪學不滅而天下後世欲見二帝
三王之法道大聖群賢之講道而行且明者難矣此
攻擊不容不急而諸儒法言不容不編演也歟雖然

嘗聞攻斥異端之貴有二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
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立德立功世有
任其實者愚下士也固不敢以立言自任乃敢以編
演先正立言者自任也書之左方以告觀者且以自
警云

嘉靖乙酉秋孟既望留餘病叟樂平雪厓詹陵書

異端辯正卷之上

異端辯正卷之上

辯正要語

樂平詹陵良卿

伊洛關閩諸儒講明正道皆真儒也辯訟
釋老皆要語也後之學者得如諸儒亦云
可矣諸儒不好釋老而學者讀諸儒之書
乃匍匐釋老之奴隸則是為人不求如諸
儒之賢而好釋老乃過於諸儒豈非大惑
也哉嗚呼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在
法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邪說息於諸儒之
論辨者復熾於今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果誰望耶類編諸儒要語且疏其隱而未發之者以便學者審邪正之辨云

害理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愚按孔子教人為學之方次第造詣莫備於大學八條自進有階級不徑不迂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只是一理貫之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所行判而二之何理之謂哉是故偏於格致誠正修齊而不及治平者高則空談性命卑

則纏繞文義偏於治平而不及格致誠正修齊者通則淪於空慧執則過於謹厚皆偏之為害也矧釋氏徑理之學內外本末皆偏也哉殊不知吾孔子太學之道為學之門戶次第造詣入道有不徑之徑故程門教人多令先讀大學蓋以此耳彼釋氏專以持戒頓悟遽求慧定雖有所謂廓徹神通清虛明妙何救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此所謂冒險阻犯荆棘豈如吾孔子教人道理進為有序坦然由之而無弊也哉嗚呼釋氏有所謂天下之理自成一貫無事他求此所以求徑之理一變而為狂妄再變而為禪覺三變而為頓悟遂

使世之天資高明者苦吾孔子之道難進其彼釋氏之學徑捷群起慕之以之誤國而長清談之風以之解經而空窮理之學其害理之禍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可勝言哉

張橫渠曰無者無物却有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愚按無形之中有至極之理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有此理即有此氣理在氣中理氣原不相離所謂合無極太極為一非太極之外別有無極也老氏以動植之物生於氣又本於理先有理而後有氣則未有氣之先理於阿處安頓果如其說是

和理也無之矣是知吾儒論理在本原上見得明白老氏論理便從本原上錯了有生於無之說果理也哉

問釋氏理障之說程子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謂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與理為二
愚按障者有所遮蔽不明之謂也能格物以窮其理則此理洞達而無所疑碍夫何障之有此釋氏以理為障其妄甚矣釋氏既有理障之說而禪家為教外別傳者遂欲掃除理障禪家既欲掃除理

障則學釋氏者又有掃除事障之說障之一字不明遂成流弊後世悖理亂常而不之檢者皆偏於此也

程子曰釋氏以不知理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得盡去塵根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理除是死也

愚按禪宗法語云眼所見耳所聞鼻所香舌所味身所觸意所思謂之六根或曰兩眼為色根兩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未知孰是葉氏采曰釋氏惟不知万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欲盡去塵根空

諸所有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滅絕哉愚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非若釋氏盡去塵根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若欲如枯木死灰必欲去之豈理也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去去々更不由造化生々必無是理也

愚按天地間其生々不窮者理也其氣聚而生散

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理亦寓於此故人之形體為精氣所寄之具也精氣聚則屬陽而為人魂游魄降精氣散則屬陰而為鬼形體既亡則精氣亦散豈精氣既散而復聚為人哉推而極之氣化真實一往遂盡其來者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為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為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為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為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為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而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為方來之氣也釋

氏謂人死而為鬼鬼復為人是不明天地陰陽之氣造化人鬼之理也朱子又嘗喻月影在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了豈是這影又飛上天去歸月裏耶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這花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此辨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妄尤為明快嗚呼釋氏又謂死而精魂不散復借父精母血以生其形體如此則父母之名皆假托之具以啓天下後世不慈不孝之心其忍心害理之言亦何其繆妄哉

害心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

緣大以未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愚按釋氏謂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更無別物亦無別心向人造惡枉受輪迴著難脩善枉受勞苦雖曰法也不原於心雖名為心不原於道非堯舜執中孔子之明德新民者不過欲天下之物皆歸於寂滅而已如此則釋氏之心法小也未也天地之道大也本也不窮天命為吾心所具之道以小未者因緣大本為幻妄也莊子云夏虫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釋氏之心法不知天地之大之道豈非夏虫不識冰者哉

謝上蔡曰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饒氏魯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氏主虛佛氏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無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猖狂自恣或問吾儒異於老佛者何在曰吾儒見空虛中群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義之從

朱子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

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著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裏面已不勝其擾々儒釋之學只於此分如其云常見此心光燦々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愚按聖學以敬為主可以去昏惰正邪辟除雜亂故心地湛然飛動之念不起容貌莊正粗厲之氣已消由是不忘不助而本心之德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主敬之功然也釋氏坐忘入定不知以敬為主故反是自謂常見此心光燦々則光燦々是一箇心見此光燦々者又是一箇心兩心持攬如鵲蚌相紛擾果能存心乎大抵釋氏存心有二一

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無雜擾一是常々照住此心不令走作雖曰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焉乎可

張南軒曰異端自謂直指本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果識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愚按心之體中虛而神明統性情宰五官經緯乎萬事而本不可以空視也釋氏以為心之所存皆幻也心之所發皆贅也是初未嘗識乎本心乃以心為空物雖曰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以齋心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以明心也而不知君臣之義父

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皆吾心所統所宰所經緯而不可無者也却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離而兄弟誘人捨俗出家獨人之父孤人之子鰥人之男寡人之女非忍心斷棄倫理而何

害性

程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罔然不知者是未盡所得也

愚按性中所具仁義禮智四者與生俱生者也吾儒必學以明此性推以應物處事萬無不當是所謂盡性也釋氏以覺為學自謂先有箇虛空底性而後方生此四者出來是其性本不識況見性得

盡乎應物處事之際仁果能愛有差等乎義果能行而宜之乎禮果能節文事理乎智果能是非乖乎不過自私自適使人割其所親獨立於空寂之地徒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性何貴於覺哉張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其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謂之盡性可乎

葉氏采曰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

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語大語小展轉流通皆失其中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入性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張橫渠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知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愚按率性莫要於窮理窮理可以盡性盡已之性推而行之可以盡人之性此聖人分內事也釋氏

以理為障不知窮理自謂見性成佛而不能率性以推行之以盡人之性也是故吾儒率性以盡人事而默契天理是天性在人事中釋氏不知率性而棄人事是天性在人事外天性在人事中則體用一貫推之無不準天性在人事外則冥行逆施致遠則泥矣邪正之分毫釐千里於此焉繫

胡致堂曰佛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其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答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者

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指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掃捨不得與蛇虎蚊蚋為比其廣大慈悲又安在哉愚按此篇闢佛氏乃攻其受病之處最為警策前半截是因其明而通之也後半截是因其病而藥之也

害道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於

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法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材明智膠於聞見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愚按此篇文義詳註於小學近思錄大意言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是譏其不通於粗而妄意於精也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是鄙其無得於博而終失於約也蓋揚墨佛老邪說害之之弊有淺深故闢之之力不無難易也乘其迷暗則高明不惑可知因其高明則迷暗無不惑

之矣故後世佛老邪說流毒之甚非賴高明不惑者闢之果何望耶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為仁墨氏兼愛疑為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近理又非楊墨之可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言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葉氏采曰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於韓昭侯用以相韓非韓之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為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

疑似為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墨一經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或曰老氏在孟子前莊周與孟子同時孟子何以闢楊墨而不闢老莊愚曰楊朱即老子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問程子既云佛老之害比之楊墨尤甚不言闢之之意何邪曰觀一經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之言則以闢老釋如孟子闢楊墨自任亦在其中焉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々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其戾於道也遠矣

愚按道即親嚴別序信之當然者也物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人倫即親嚴別序信之倫理也朱子曰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或曰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約根斷除一切也葉氏采曰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

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可也至於世則連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無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愚按出家是其實罪出世是其妄誕以其妄誕掩其實罪此釋氏所以為亂臣賊子之三窟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辯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愚按三綱人之太倫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

有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舉三綱而五常在其中故謂之綱常凡犯綱常者先聖王有刑名之律彼二氏棄而君臣而犯無君之罪去而父子而犯無父之罪禁而夫婦而犯絕先祖嗣之罪至於長幼無序朋友無信而犯不順不任之罪皆極大罪名負於身可勝誅哉若夫塵無寂滅之說流於神僊修煉符籙之作恠誕不經之說流於死生輪迴天堂地獄之誣且落第二公案蓋甚言其廢人道壞世教之極可惡也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其有

此綱常也帝王之為治聖賢之為教皆不外乎是循之則順天理而治悖之則逆天理而亂又況有道之世可宥此大罪之異端以長夷風哉朱子以其廢綱常為極大罪名辯而誅之豈非是取佛老心肝底僧子手段而蔽滿邪遁之辭不破者幾希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滅絕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忘立脫寧見萬端卒無補於世教之万分也愚按吾儒所謂道常道也而釋氏以幻妄當之吾

儒所謂死常理也釋氏以輪迴謬之邪正之分不
其冰炭乎

朱子曰佛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
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
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子弟為
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箇假底聖
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愚按修行如佛之律斷惡修善是也禪語如謂惡
不必斷善不必修唯問心之有無如何苟無心殺
人即殺人為無罪之類是也道理謂人倫是道而
人倫之所以然者理也逃不得言其滅人倫真實

之道理終逃不得人倫假托之虛名如下文所云
是也此佛老所以為幻妄卒為名教中罪人也昔
韓持國往訪僧見一老問其徒曰為誰徒曰乃僧
之父今則師僧孫也固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
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觀此一事則佛
老之徒將吾儒人倫之真底做成假底而其假底
亦已顛倒不曾護得誠為可笑

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滅倫理未盡佛
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

愚按倫理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
信也老莊獨善不仕是滅君臣之義而且於縱禮

法之外滅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獨夫婦之配不廢故曰滅絕倫理未盡也人倫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合者言也佛氏棄國而無君臣出家而無父子不娶而無夫婦獨善而無長幼朋友故曰人倫滅盡所謂掃除事障是也義理根人心所固有而不可無者也禪家則破佛戒身心顛倒不顧名檢佛之律斷惡修善禪乃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唯問心之有無如何苟無心殺人為無罪至謂淫房酒肆無非道場故曰義理滅盡所謂掃除理障是也此論老莊與佛不同之大略如此若推其本原分數則禪為少釋氏為多老莊

次之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至於侮天地則異教之愚天下禍後世壞人心術其害正道可勝言哉

害教

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

葉氏采曰佛覺禪者覺也學者心無所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々法若可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不是矣愚謂佛氏默坐澄心雖曰是敬蓋

其覺之理亦似是而非也。他只默坐澄心亦是死法。若敬則該動靜。真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是敬之事。亦覺之理也。但吾儒之覺覺於實理。佛氏之覺覺於虛妄。苟覺於虛妄何有於制事之宜哉。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惟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揚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言終小，惟佛學今人談之彌湧滔天，其害無涯。

愚按：死生有命，非人所能移。易者聖賢格物窮理，但知修身以俟命，未嘗他有所事，以免死求生。彼

老氏流弊雖曰煉形養氣，其說未甚惑人。若佛氏以死生禍福為說，以懼愚生，使愚民事佛以免死禍，而求生福，雖深山窮谷之人、婦人女子亦皆為之所惑，有淪肌浹髓牢不可解者，其為害甚矣。雖然，其害有兩般：此一般固是說死生禍福以欺罔愚民，又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夫。然死生禍福之說只是化得不讀書明理之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為所動，是佛氏之說為害無涯之甚也。今人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有定見，方不為所動焉。

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遁，其不知亦儘極高深，然要

之卒歸於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卒歸於自私自利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愚按世人但知釋氏之教主於廣濟衆生而不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老氏之教主於清淨無為而不知卒歸於挾詐所謂自私自利挾詐正以發二氏隱處流弊之害也梁武帝溺佛氏之教捨身以圖免死秦始皇用老氏之術以愚其民皆不知流弊而易治為亂也

或問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為也止則物各付物各得其所而無為也真氏德秀曰定一也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大學之定而靜々而安々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謂感而遂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兀然枯槁而已矣漠然清虛而已矣人之心與造化俱大者以其往來開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

或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

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
難從故人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管人
於利祿者皆無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
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
知孟子闢揚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
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其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
氏然此淺近未是其深處後因達摩過來初見武帝
不曉其說只從因果遂去向壁九年只說入心至善
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
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愚按異端之徒蟠據天下使吾道中著雜許多異

說其來久矣其在中古也老氏以卑無之教開其
源而楊墨莊列放誕不檢以揚其流其在近古也
佛氏以寂滅之教開其源而達摩倡為教外別傳
以揚其流夫自二氏並興以來至於今日其流弊
汎濫充衍而極其盛嗚呼痛哉吾道幾亡而幸未
亡者恃有諸儒排斥之功耳此極異教源流而悉
數之則知吾道受害之久固可慨而使人知異教
流害而當闢也亦有可恃者焉

朱子曰釋氏只有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
士潤色成之

愚按佛書言禍福初意不過怖愚民使為善而已

至漢明帝時入中國而所謂維摩等經皆是晉宋
間中國文士剽竊老莊列子緒言增益潤色成之
其經始蔓及天下肆為追薦齋醮符籙等事其為
民害耗財壞俗莫此為甚宋徽宗時修道史使徐
師仁克潤色官凡四人董師淵尤長於佛書為章
句流布四方者為中國文士潤色成之之一證也
嗚呼觀其經中有願生中國為難之語彼固知欣
慕乎中國正道矣何中國之人樂其邪說者往往
附會其邪說以叛中國正道哉中國正道與西方
邪說如黑白易辨未甚惑人攻之易破焚之易絕
不幸以中國文士以中國文字反節其邪說潤所

不當潤成所不當成遂使中國維持正道之端排
斥不暇如丞弼救焚之不可得者何哉益文二之
潤色者有以佩之也以其有寂滅之說而不示於
物欲也則好清淨不事事者好之也以其有玄妙
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庸放黷婢黷盜賊亦
奮奮而歸之矣以其有死生輪迴之說而張羅
赫也則世之蠢蠢者鞠躬屏息為之奔走昭然之
不暇矣由是貧賤者欲飽煖安逸之速故出家而
為僧富貴者欲生天堂福田之利故傾家而為僧
天下無一人不在其愚弄誣惑之間是故攻之者
少而附之者多此僧所以益盛而吾道所以益衰

也且吾聖人六經所載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大中至正典謨訓辭之正經治道故謂之經彼釋氏滅絕倫理耗財壞俗其書所載邪說妖妄之說謂之書且蟻穢簡冊流毒萬世況敢肆然竊中國聖經之名以自誣邪然吾聖經為治太典且厄於秦火而釋氏惑世妖書乃不盡焚於後世之秦火是何為者反使家敬而人誦之不置巨乎果攻劫爭奪之世天以神道設教彌勇聞者殺之心耶抑三綱五常遂將淪滅顛倒錯亂使中華與夷狄胥為一耶不然則五帝三王之時正氣盛而邪氣不得入後世正氣衰而邪氣得以乘之

而入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耶嗚呼痛哉亦難乎為言也茲欲焚其所謂經人其人廬其居以絕六流毒後世之禍無他法焉在王道之成耳禮義之教則民有定見而不為之惑田里有制則民有常業而不為之誘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道載於經者可復興舉而釋氏邪說之經不致自破正有望於今且有世道之責者

害俗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於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為此者滅除大罪惡必

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
邊疲此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剉
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
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
何之借使錯燒舂磨豈復知之又況佛法未入中國
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
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
者亦可以少悟矣

愚按此篇辯浮屠害俗之說委曲明快實足以破
愚民之惑但天堂地獄之事雖是浮屠設以誘愚
民為善去惡之意而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尤

見浮屠之偽也蓋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
所居謂之天嘗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
皆掘地為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如南宋主子業
囚其諸王為地牢亦此類耳其法有剉燒舂磨之
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也閻羅則後世之刑
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其蕃國處生人之
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傳流本
非佛氏真教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
之士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
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可
致也此雖其初學佛者不察本非中國之所有者

而流傳之久後之異教者亦以為真愚民亦不覺其為偽而水陸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者皆懼此苦楚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教中之偽以陷愚民之不知如此耶嗚呼哀哉

程子曰釋氏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於死者之側是以胡人之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乃為之死者之前至慶禮亦雜用之是甚乖禮義此事被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愚按樂者八音合奏所以象成功而宣和樂也國家用之以侑慶禮民間用之以娛慶禮此中國先聖主之所制而禮義之所在也彼胡俗不知禮義

以螺鈸為樂且辱樂之名況我中國慶禮用之死者葬用之以生者之樂用之於死者之側悖禮乖義甚矣中國自漢以來受釋氏欺謾無有能理會其非禮非義而易俗者矣攷之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浴有二一一家化之夫以大賢君子所居之地而化於正以易俗者甚少所謂被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則天下後世皆反見化於胡俗者聚可知矣嗚呼悲哉

胡致堂曰余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尤追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

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五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之制，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而制作之也？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窄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峙，听其雕梁畫棟，群論滅三綱之人，而養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非細事爾。為政者，恬不為慮，中華無入悲之甚矣。

愚按伏羲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于人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六書，作甲子，制嫁娶，重人倫。

作樂歌以通神明之貺，合天人之和，作琴瑟以修身，理性而樂音興焉。神農因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務興焉。黃帝始立制度，作甲子筭法，作咸池之樂，袞冕衣裳之制，作舟楫以濟不通，作太輅以行四方，作宮室貨幣，經土設井，限都邑，則地著而數詳。唐堯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敦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法，度禮樂大章，齊七政，別九州，虞舜制九官，以樂敷天下，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化。又堯舜授受曰：允執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此十六字實為萬世心學之源。凡此天文地理衣食

器用法度禮樂之始立心學道統之始基皆五帝
開物成務繼天立極為萬世治道師法有先天地
開闢之仁後天下制作之義所謂盛德大功為萬
世必報者也後之君天下者守此成法端居九重
富有四海而於五帝不得封建苗裔建立廟庭以
延世祚以享世祀以為盛德大功之報而彼釋氏
異教塵芥六合夢幻人世駕一偏空說以愚人滅
絕倫理妄談禍福失事理之宜以惑世果天文地
理人倫而能推明之乎尚左社齊食亂五帝衣食
之制謂淫房酒肆無非道場亂五帝禮樂法度之
道果衣食器用禮樂而能制作之乎不立文字見

性成佛滅五帝心學之妙果道統治統而能繼往
開來之乎凡此實為五帝盛德大功中之罪人且
廟像巍然群不耕不植之人而秦養之奪耕民口
中之食以飽緇黃之流剝植民身上之衣以飾土
木之偶不思養一緇黃而廢百人之資則百人之
食不得不乏建一寺觀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
儲不得不空蔑帝德而不之報觀民害而不之禁
何能國乎謂之中華無入則誰任此責乎宜深長
思之也

朱子曰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誣
鄙詐以惑誘一世之人而納之禽獸之域固先王之

法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
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
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
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
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
愚按此朱子作崇安縣學田記中要語也佛氏之
教滅絕五倫而指君臣父子言之者蓋以起下文
為忠為孝言也荒墜蕪絕偶自至此以下謂境內
淨屠寺廢多有遺田宜再興其寺養僧以久異
教乎蓋以歆有司取遺田而歸之學耳嗚呼天下
有大可恠者人熟玩之而不駭廣僧廬道舍數千

區而一學宮有不能備畜緇衣黃冠數千人而諸
生限之定額今之學宮無田養士但出於民賦負
額不得食者大半而寺觀廢田占落豪家不計其
筭豈不大可恠耶為守令者能請以其田歸之學
官以養士而正學之道愈盛復其田於官以裁冗
食而異端之教漸衰一舉兩得孰謂朱子之後無
人乎

或人有自名道氣養生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
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
而已矣
葉氏采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

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愚按青州錄事參軍
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
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又唐
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間其術對曰平生未嘗
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又宋呂許公
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
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悟爾謂石蘊玉而山輝水
含珠而川媚許公深以為然此三說亦皆程子之
所見學者合而觀之則異教不能惑之矣
程子曰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
於天可增損加益服食而壽悲哉

愚按凡物皆有盡天地至大且久也積而至於十
二萬九千六百歲則盡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
人之有生以期言之不過百歲爾然求其能盡百
歲者幾何人哉世之人不此思而往往役精神於
服餌以求長生不死之術而於其身之所謂居易
以俟命者則諱之而謾不之修蓋有氣數未盡者
而反為服食丹火之燥而死嗚呼若謂神功可奪
天命是人勝天矣其欺天罔命謗造物而誣生民
程子謂之大愚誠愚也哉

害名

唐天寶八年制國家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

掃捨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以明陟祀之禮
欽若玄宗以下以盡虔恭之誠

胡氏寅曰唐非李聃之裔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
忍為哉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類
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
之廟也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
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況
其餘乎朱子曰謂興祖廟者乃是梁武昭王之廟
乃唐之始祖然唐封皋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
無理會○愚按唐以老聃為祖果以仙宗為朝家
增重名望歟抑以其清淨無為可以資治道歟以

其資治道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方策能祖
述其道以治天下乃後世之王道也以其為仙宗
而仙字並無經見先儒以其惑世誣民所不齒及
者顧以仙為名增重朝家則名不正何以正天下
乎昔衛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孔子譏其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是
知君天下必以正名為先也況天子之廟為天下
禮樂之所從出者乎以老聃異端之人為其所自
出之祖而掃捨之是不獨祖他姓之人以亂其世
系且祖異端為聖賢所排之人而厚夫族名名之
不正尚何以正天下乎

朱子曰釋氏不分善惡只尊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是箇殺人的賊一尊向他便可生天堂自浮屠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哉前輩說除那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善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好人便是善

愚按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即好人之謂也邪偽無誠人欲之名是之謂惡即不好人之謂也此篇當作兩教者善之名以上是言中國之人陷溺釋氏之教始錯壞為善之名也便是善以上是言中國之人毀滅釋氏之教方正為善之名也

況孝親弟長乃為善之大本吾儒所以為好人也彼浮屠無父無兄乃為惡之尤物所以為不好人也顧不知善善惡惡之分其獎惡誣善之害可勝言哉嗚呼釋氏所謂善陽為勸善而懲惡陰欲脅誘世人籠取其利以育其徒爾向使立教之初即曰為善則生天堂受諸快樂為惡則入地獄受諸苦楚為惡為善皆由其人若不為惡吾亦無如之何矣如此人皆慕天堂之樂畏地獄之苦心無所恃但當勉於為善而務去其惡矣今生天堂入地獄之故名雖係於善惡而出地獄生天堂之權實則由於釋氏則世之為善而無誠心者孰不恃釋

氏接引之力而急於為善為惡而不肯改悔者亦孰不恃釋氏超度之力而益肆其惡哉是其不分善惡以奉佛齋僧立寺脅誘取利以育其徒為善則為中國孝弟善名之害職此之由乎

朱子與丞相劄子云云蒙賜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意竊願丞相特為敷奏舉先朝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意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

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

愚按宋之設祠官古無有也在宋之臣受此異端空銜者甚多獨王文正公曾及朱文公先生耻而不肯其受蓋以正名教也文正公但不肯其受耳文公先生此劄為改弦易轍之機正名革弊之偉舉且曰修洞主之廢官使得以執經為榮幸修祖宗之令典以文學禮義為官則黜邪崇正名教之意寓於諷諫之中焉後世洞主之設群天下英才而教養之儒道盛行邪弊斯革實垂萬世本勝之遺澤也

黃氏東發曰神宗欲廢官觀使副都監此神宗偉舉

也惜荆公不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為左道異
端者管祠廟之理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繫空銜
以素食及一祠廟而數人重疊繫銜之理世俗習慣
恬不為怪

愚按宋初立宮觀使副都監等官以待閑散之臣
非禮也神宗知為非禮一旦欲廢之可謂偉舉矣
而荆公相神宗素好紛更祖宗制度獨於廢祠官
一事不贊決何哉蓋荆公以嗜異教之心留之也
神宗賜之金即轉賜蔣山寺僧為常住也賜之第
宅即轉賜為半山寺也夫君賜之金賜之第宅不
榮君之賜反辱君之賜况知以國家大臣為左道

異端者管祠廟為辱而贊決廢之耶或曰今銓曹
選授儒官例同僧道科亦大臣繫銜祠官之例豈
亦無相臣贊決敗之耶曰今

皇帝明斷天授丕崇名教赫毀天下寺觀淫祠而凡
涉於辱名教者以次敗之必矣奚俟相臣贊決之
哉

劉氏璋曰按傳註天子九虞以九日為節諸侯七虞
以七日為節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末世大夫僭諸
侯七虞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每七日必供佛飯
僧言當見地府某王以古人七虞之說妄作如此遂
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豈不痛哉斯禮之不行於

世者莫不皆因異端邪說而害之悲哉
愚按所謂虞祭者以死者骨肉歸於土魂氣無所
之故孝子為之徬徨虞祭以安之今異端肆行應
七之薦者蓋由吾儒家不能行虞祭又且以士僭
士虞之祭有以啓之也異教因得以乘僭陰竊虞
祭之名以為應七之薦而士夫家因襲之久亦甘
心受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不為士夫者靡
然從之嗚呼又不徒竊虞祭之名而為應七之薦
且竊吾儒忌祭之名為解罪之薦竊吾儒執紼之
歌為開喪之唱竊吾儒焚黃之典為受錄之離吾
儒方且啾啾然以攻擊為事不知吾儒家喪祭之

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反求故爾如欲反求必據
文公家禮行之而後可也善乎西山真氏謂彼之
教得行由吾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如死有設
奠朔有殷奠虞祠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
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
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
親未見其可也

異端辯正卷之上

